

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发展趋势

许培玲在“简论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思维”中提出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人类历史发展中新浪潮的到来使图书馆学陷入了一种“理论危机”，面临着来自现实和观念的挑战。然而，“危机”的实质并不在于信息激增、文献成堆，而在于理论思维大大落后于时代。本文立足于现状，并由此向历史和未来两个维度展开，对图书馆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及理论体系提出一点看法：理论思维。

图书馆学和其它学科一样，经历了历史积累——经验科学——理论科学三个时期。然而中国长期民族传统所形成的重实用、轻理论；重直观经验外推、轻逻辑论证的思维模式，使图书馆学至今仍基本停留于经验描述、总结状态的专门性技术学科，缺乏理论体系指导。

一门学科的思维方式是人们考察该学科发展的重要视角。因而，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应具备以下思维特征：形成图书馆学的“自我意识”；构筑新的图书馆学“理论图景”和“首席概念”；遵循从“感性具体——抽象规定——思维具体”的思想运动轨迹。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由基本原理、逻辑演绎和经验结论所构成的理论系统。

卿家康在“论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”中提出：考察近年的基础理论研究，可以发现追求个别问题的新解释，个别结论的完善的传统理论价值观已经受到强烈的冲击，理论价值观的转变，新的价值观正在形成。

第一，追求完整、系统的理论、学说较1985年以前喋喋不休地讨论图书馆学定义、对象、性质、功能等论题少多了，而关于研究方向的大规模讨论的开展，几种新教材、专著在体系上的差异和各自形成的理论特色，几种新代表学说创立者不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，执著地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，都说明理论界不再埋头于个别结论的完善和个别观点的提出，而是着力于系统的理论、完善的学说的创建。以前那种具体问题上观点五花八门，学科体系却只有一个的局面初步有了改变。

第二，追求统摄图书馆学各部分的全新的“大理论”，对理论基础的探索表现出的极大热情，研究对象外延的不断扩大，图书馆学的几种上位理论的提出，表明开始在探索新的理论价值观。在理论基础问题讨论的初期，便有人把它与能统摄图书馆学各分支理论的问题联系起来探讨。近年来对研究对象的狭窄性和表面直观性批评愈多，提出在范围上比以往大得多的新的研究对象学说亦多，以期建设新的统摄性理论。到底是什么原则、什么原理综合着图书馆学的各部门，并把各部门联结成一个体系，继情报交流说之后，接着提出“到目前为止还未能形成对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机制的总体认识，还没有一个核心的基础理论规范”——“知识交流说”等说，都是图书馆学的上位理论。

第三，追求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对诸如“图书馆性质”一类课题产生厌倦，对“图书馆学科学原理”的兴趣也逐渐减弱，而于“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”研究渐“热”，提出要**加强理论的操作化和中介化，加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等**，都反映出理论价值观的新变化。